论马克思“现实的个人”对施蒂纳“主体虚无”的克服 ——基于《德意志意识形态》

文若男

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DOI:10.61369/HASS.2025030020

摘要：“主体虚无”是历史虚无主义的重要表现形式。学界在哲学领域对历史虚无主义“主体虚无”的研究较少，笔者认为十分值得研究。《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现实的个人”对施蒂纳“主体虚无”的克服从根源上动摇了历史虚无主义“主体虚无”的哲学基础，为我们反抗当前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

关键词：马克思；现实的个人；施蒂纳；主体虚无

On Marx's "Real Individual" Overcoming Steiner's "Subjective Nihilism — Based on "The German Ideology"

Wen Ruonan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1

Abstract： "Subjective nihilism" is an important manifestation of historical nihilism. The academic circle has conducted relatively few studies on the "subject nihilism" of historical nihilism in the field of philosophy.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it is highly worthy of study. In "The German Ideology", Marx's "real individual" overcame Steiner's "subjective nihilism" from the root, shaking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of historical nihilism's "subjective nihilism" and providing us with a powerful ideological weapon to resist the current historical nihilistic trend of thought.

Keywords： Marx; a realistic individual; Steiner; subject nothingness

2016年5月17日，国家领导人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只有真正弄懂了马克思主义…才能更好识别各种唯心主义观点、更好抵御各种历史虚无主义谬论”。启示我们要回归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从根源上肃清历史虚无主义的哲学基础。历史虚无主义的第一站就是“主体虚无”^[1]。《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马克思“现实的个人”对施蒂纳“主体虚无”的克服可以分为历史语境、理论逻辑、实践向度三部分进行理解和论述。

一、马克思对施蒂纳“主体虚无”克服的历史语境

施蒂纳(Max Stirner, 原名 Johann Kaspar Schmidt), 是青年黑格尔派的最后一个代表人物。马克思对施蒂纳“主体虚无”的批判与克服是19世纪德国哲学史上极具张力的思想交锋, 需置于欧洲社会变革与思想史的历史语境中理解。

(一) 马克思与施蒂纳的阶级属性——德国社会变革中的阶级分化

阶级属性是指一个人在阶级社会中所处的或代表的阶级地位和社会关系。施蒂纳的阶级属性表现为小资产阶级, 马克思的阶级属性表现为无产阶级。经济上, 机器生产和资本主义竞争使得施蒂纳这些小生产者陷入困境: 既无法融入新兴资产阶级行列,

又面临无产阶级化的威胁。政治上, 德国小资产阶级介于大资本家和无产阶级之间, 既反对封建特权, 又恐惧无产阶级革命, 在政治上表现出摇摆性和虚无主义倾向。结合德国的社会经济背景与施蒂纳思想的内在逻辑, 施蒂纳的阶级属性根植于德国小资产阶级的生存危机。其思想并非纯粹哲学思辨, 而是这一阶级在工业化与封建残余夹击下的意识形态投射: 既反抗压迫, 又恐惧革命; 既追求自由, 又陷入虚无。马克思的批判揭示了这种理论的阶级本质——它无法超越小资产阶级的狭隘视野。马克思从无产阶级的立场出发, 立足于工业无产阶级的集体利益, 主张消灭私有制与阶级对立来获得解放。在《形态》中, 马克思构建了以“现实的个人”为出发点的历史唯物主义, 批判施蒂纳的“唯一者”脱离社会生产关系, 是“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呓语”。

2024年度湖南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研究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魂’的论述融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学研究”(项目编号: 24D24)

作者简介: 文若男, (2000—), 女, 土家族, 湖南慈利, 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23级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哲学。

（二）马克思与施蒂纳的思想史背景——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分化

马克思与施蒂纳的阶级差异深刻塑造了他们在思想上的分化。德国联邦（尤其是普鲁士）政府实行严格的书报审查制度，压制自由主义与激进思想。在复杂和严峻的政治背景和社会矛盾冲突下，思想界也在激励的讨论社会变革的方向。彼时的青年黑格尔派以宗教批判为核心，代表人物费尔巴哈发表了《基督教的本质》，主张“宗教是人的本质异化”、以“人类之爱”取代宗教。费尔巴哈完成了将宗教主体转向人类主体的任务，将历史的主体从“天国”拉向了“人间”。然而，费尔巴哈将人的本质定义为“类”本质，停留在“抽象的人”，使人的本质仍然处于类与个体的二元分立的状态，给施蒂纳和马克思这些其他的思想家保留了充分的发挥空间——进一步追问历史主体、探寻历史主体的本质。1844年11月，施蒂纳对费尔巴哈率先发起进攻，写下《唯一者及其所有物》。马克思、恩格斯深受费尔巴哈思想的影响自然也是施蒂纳强烈批判的对象。1845年，马克思快马加鞭从英国赶回布鲁塞尔，决定清算包括施蒂纳在内的青年黑格尔派，写下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这其中耗费篇幅最长的就是施蒂纳。

（三）马克思与施蒂纳历史主体的出发点——现实和逻辑起点的分化

以“抽象的人”还是“现实的个人”作为自己哲学研究的出发点，这是区分马克思哲学与青年黑格尔精神哲学的重要标志。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施蒂纳将“我把无当作自己事业的基础”并作为序言的标题。“我已经不再承认什么东西在自己之上了”^[2]。从“无”出发的施蒂纳达到了“主体虚无”的极致。对施蒂纳的批判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诞生的最后一个理论板块，在批判施蒂纳的过程中，马克思创造性地表达了自己的理论，将“现实的个人”作为历史的主体、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起点，同时也是现实和历史的起点。在《形态》中马克思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3]马克思所规定的人，是处在现实生活中，能在进行物质资料生产活动中确证自己的存在的人。这也就构成了马克思对历史主体前提的判定——“现实的个人”。在研究历史主体与历史的关系上，马克思认为一方面人是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内容，历史就是人类的历史；另一方面人也随着实践活动及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从这个意义上，人与历史就不再是机械的割裂，人的实践活动内在的生成了人类的历史长河。人既是历史的“剧中人”，又是历史的“剧作者”。

二、马克思对施蒂纳“主体虚无”克服的理论逻辑

一直以来学界都有关注马克思与历史虚无主义的问题。斯坦利·罗森在《虚无主义》中称马克思的历史主义是虚无主义的一种形式。美国的麦耶斯教授则认为“罗森的困境是一种建立在误解马克思哲学人类学基础之上的错误”^[4]。国内的刘森林教授认为马克思和施蒂纳在主体论上具有很大的区别，不能将马克思施蒂纳化。从“现实的个人”和“唯一者”的理论逻辑来理解马克思

对施蒂纳“主体虚无”的克服十分必要。

（一）马克思“现实的个人”克服了施蒂纳“唯一者”唯心主义幻觉

施蒂纳创立“唯一者”的初衷是为了去除主体人的一切抽象性，摆脱一切外物的奴隶和束缚。恰恰是因为“唯一者”剥离了一切外物的规定性，脱离了阶级现实，才走向了虚空和非现实性的抽象。空谈“唯一者”的自我和自由，脱离人的现实关系和物质基础，将人的历史简化为“观念斗争”、“观念转变”，就不可避免的走向了唯心主义。早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就认识到无论是黑格尔“绝对精神”自身实现的历史，还是基督教上帝拯救人类“救赎的历史”，都是一种虚幻的“彼岸的真理”。揭开“彼岸的真理”关键在于“确立此岸的真理”。马克思对社会现实状况以及对人的考察做出了超越性的认识——“此岸的真理”必须从“现实的个人”出发，从人自身的实践活动出发。在《形态》中马克思写道“人是处在生产力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个人而发生的交往。”^[5]也就是说个人在进行生产实践活动的过程中，同他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生成了由不同关系构成的历史，这样一来历史就成了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施蒂纳对人的实践活动视而不见，马克思将其作为解释人的二重性矛盾：自然性与社会性、个体与类存在、自由与必然、自我实现与异化的重点，从而完成了对施蒂纳主体虚无唯心主义本质的克服。

（二）马克思“现实的个人”克服了施蒂纳“唯一者”形而上学的先验构造

施蒂纳模拟黑格尔“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逻辑演绎，对人的历史发展轨迹进行了分期：“儿童（事物世界）—青年（成为精神）—成人（完善的精神）”，归根到底就是用“唯一者”取代黑格尔“绝对精神”。在《形态》中马克思指出“如果人们要像黑格尔那样第一次为全部历史和现代世界创造一个全面的结构，那么没有广泛的实证知识，没有对经验历史的探究（哪怕是一些片断的探究）没有巨大的精力和远见是不可能的”^[6]。施蒂纳的论证缺乏广泛的实证知识和历史经验。对此，张一兵和刘森林教授认为在个人层面施蒂纳和马克思是具有共同性的，走向了现实维度。不论施蒂纳在个人特殊性上实现的可能，单论其思维逻辑的论证方式，仍是形而上学的先验构造。就如聂锦芳教授指出的施蒂纳“通过语言叙述使思维完成了对“世界”的“建构”又借助观念转换使思维实现了对现存世界的“占有。”^[6]马克思认为施蒂纳不过是运用同位语和同义语两种方式来完成他的纯粹概念的逻辑论证。《形态》中，马克思指出“同义语和同位语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他那套骗人把戏的主要杠杆，这套把戏已经被我们无数次地揭穿了。”^[6]马克思“现实的个人”通过“历史观察的方法”认识历史，以人类社会物质生活及发展所造成的一些客观力量为尺度划分人类历史，是发展、运动、全面的。

（三）马克思“现实的个人”克服了施蒂纳“唯一者”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念

施蒂纳“唯一者”指向的价值观念是利己主义。这植根于施蒂纳将人的特殊性当成了唯一追寻的本质。施蒂纳并不指望调和个

体与个体、社会及国家之间的矛盾,而是选择了个人至上。这种自私自利的自由观受到了马克思的严厉批判。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和“利己主义”不存在绝对的对立。随着社会历史发展,二者关系也会转变。在马克思看来,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是一种利益的两个方面,普遍性蕴于特殊性之中,个人利益中包含共同利益,二者对立统一。在一定程度上,当个人利益发展为阶级利益时就成为了普遍的共同利益。普遍利益受个人利益的影响而产生和消亡,同时受社会关系和物质条件的制约。“因为这种‘对立的’一面,即所谓‘普遍的’一面,总是不断地由另一面即私人利益的一面产生的,它决不是作为一种具有独立历史的独立力量而与私人利益相对抗,所以这种对立在实践中总是产生了消灭,消灭了又产生。”^[1]“现实的个人”处于共同体中,国家作为普遍利益的代表来解决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矛盾,使得共同体中的个人才能获得全面而自由的发展。马克思认为在共产主义的共同体中,不管是自我牺牲还是利己主义都是个人自我实现的一种必要形式,并不是一种对抗。

三、马克思对施蒂纳“主体虚无”克服的实践向度

一般来说反抗虚无的道路分为两条:一是尼采的重估价值,二是存在主义的自由选择。马克思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考察现实历史,克服施蒂纳的“主体虚无”,指导人在实践中创造和实现自身的价值。

(一) 回归现实生活、找寻主体价值

现代人之所以会陷入虚无的困境,有着深刻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消费主义、科技异化使得现代人极度依赖社交媒体和电子设备,与现实脱节。《形态》中,马克思指出,由于忽视历史的现实基础“历史的东西则被看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7]。作为历史主体的人也就被看成脱离日常生活的人。马克思“现实的个人”就是要回归现实生活,找回主体价值。通过正念、实践的方式来关注当下,获得生活的体验感。主体即个人作为独立、自主存在,能够主动选择和创造价值。确立人的主体性,找寻主

体价值,更需要现代人通过实践重新连接现实生活,真真切切地了解自己的真实需求。积极尝试新鲜事物,学习新技能、探索新兴趣,保持对世界的好奇心。注重个人的兴趣爱好的培养,通过具体活动,感受生活的真实性和创造性。从而使被社会规范、消费主义等外物所压制的人的主体性得到解放和发挥。

(二) 个人社会统一、探寻普遍价值

“主体虚无”所构建的虚幻世界带来了,传统秩序的分崩瓦解。经济危机、环境危机使得曾经被启蒙主义所承诺的意图景得不到实现,宗教被理性瓦解,而理性还在不断的解构自身,技术进步只是让效率越来越高,而效率朝向的目的和意义越来越迷失,现代的多元价值相互冲突,使得每一种以及每一个人的价值破产。超前的马克思通过“现实的个人”交出了一份答卷,指导着现代人在个人自由与社会规范之间找到平衡,达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在多元化的世界中确立普遍认可的价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是从国家层面培养共同体意识,个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关注社会和国家的共同利益。对于普遍价值的探寻,是多少哲人毕生追寻的目标,是一个复杂而长期的过程,需要从共同人性、理想对话和时间共识中探寻。

(三) 实现共产主义, 追寻理想价值

正是资本主义的发展逻辑衍生出了历史虚无主义,反抗虚无主义就必须站在资产阶级的反面——无产阶级,实现共产主义。实现共产主义和追寻理想价值是马克思“人”的价值目标,只有在共产主义才能实现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也是马克思和其他形而上学的哲学家反抗之路的不同。这一目标不仅涉及文化、伦理和人类价值观的转变,最重要的是涉及经济和政治的变革。马克思不满足于思想理论内部的批判,主张变革经济关系和社会生产力,触及到了历史虚无主义的经济根源,从根本上动摇了虚无主义的根基。2022年3月1日,国家领导人在中央党校青年干部培训班上讲:“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不能因此认为那就是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就不去为之奋斗”。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且是脚踏实地的一步一脚印的实践。中国式现代化正朝着这一理想价值目标稳步向前。

参考文献

- [1] 赵华美. 历史虚无主义的“主体虚无”论及其正规理路——基于马克思“现实的人”思想视域的考察[J].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52(05): 55-63. DOI: 10.14182/j.cnki.janu.2024.05.006.
- [2] (德) 麦克斯·施蒂纳. 金海民译. 《唯一者及其所有物》[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9年. 第509页.
-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第146页.
- [4] Marx and the Problem of Nihilism. [M]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Vol.37, No.2 (Dec., 1976), 第193—204页.
- [5] 马克思: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0年版, 第41、190、311、273-274页.
- [6] 聂锦芳. 思维能否“建构”世界: 施蒂纳与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圣麦克斯”章解读[J]. 学术月刊, 2008.
- [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第545页.